論中國大陸威權主義下的數位監控

陸軍少校　劉宗翰

提　要

中共威權主義的本質就是要對人民進行監控，這種監控攸關國家的安全穩定，而隨著網路與行動裝置的發展，中共發覺傳統監控手段已不敷使用，勢必要進行更為全般的管制作為，而得力於新興科技與國內科技巨頭公司的協助下，中共運用了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機器演算法進行國內各方面的數位監控，並從傳統「網路威權主義」進化成更現代、更全面的現代「數位威權主義」，尤其是再加上當前強勢領導人習近平的主政下，這種「數位威權主義」的影響力，更令外界憂心忡忡。

關鍵字：威權主義、數位控制、五毛黨、網路實名制

前　　言

中共威權主義一直是採取有系統措施來監控國內人民與輿論，伴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1]與行動裝置的普及化，許多網路上的社群媒體、傳播管道及應用程式也隨之逐漸多元化，而中共對這些傳播訊息管道的管制與監控方式也越來越嚴格，因為在中共的認知中，網路輿論會對政權安全穩定造成威脅，而且網路空間也會形成一股串連效應，此股勢力剛好可藉此顛覆破壞中共的政治體制與內部治理方式，正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阿拉伯之春」即展示了社群媒體的巨大潛力，阿拉伯國家政府如骨牌般傾倒，更引發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也是中共戒慎戒恐的原因。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在管理網路的組織與相關法規又更上一層樓，一直以來跟網路管理相關的部門包括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工業與信息化部等，形成「九龍治水」的狀況，而且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同，為解決此種問題，中共於2014年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簡稱網信小組)，底下設置了一個網信辦的辦事機構，負責制定相關管理規定，近期就在2017年6月1日施行《網絡安全法》，並作為中共首部全面規範網路安全的綜合性基礎性法律。[2]在傳統的硬性網路治理方面，中共設立

1 本文內容以「網際網路」、「網路」、「資訊」代替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網絡」、「信息」用語，惟在其單位名稱與法令規章方面，仍保持其原本大陸用語。

了「防火長城」、「金盾工程」，以及擴充網路警察的編制與人數，更從中央到省與直轄市的各級單位中，分別僱用與設立「網路監察員」(俗稱為大媽[Big Mama])以加強對網路的監視；[3]在傳統的軟性網路治理方面，則是設立「五毛黨」、官方版的「網路水軍」，以及對超過十億人微信用戶的言行舉止進行監控。中共近期社會治理上也出現新興科技的運用，諸如「天網工程」、「社會信用系統」及「DNA採集」等，而這些作為的幕後推手就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幾家科技公司，它們協助執政當局建立監控網。

鑑此，中共這種威權主義下的科技因素實有必要進行探討。本文將先從中共威權主義本質進行論述，以說明中共進行掌控之目的，接下來探討中共在傳統網路控制上的所作所為，並如何運用新興科技在國家內部的監控上，最後則是提出中共儼然已進化成為一個更現代化、更全面的「數位威權主義」國家。

威權主義的發展與本質

中共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及因應當前國內外環境，已經從以往列寧式的極權主義國家(Totalitarian State)轉變為威權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的型態，呈現出「後極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特徵，至於在將中共歸類為何種威權主義的文獻中，往往會在威權主義前方加上形容詞或是修飾語，諸如分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4]、諮商式威權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5]等。另外，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沈大偉則在《中國的未來》乙書中認為，目前中共正走在一條延續2009年以來「硬威權主義」的道路，即採取全面控制與高壓的模式，至於未來要前進或是後退，則取決於中共本身到底要往何種路線前進。[6]沈教授也歸納出中共未來可能路線與結果，如下表一：

表一　中共未來路線與可能產生的結果

未來路線	新極權主義	硬威權主義	軟威權主義	半民主主義
可能結果	退步、萎縮及崩潰	有限的改革、停滯及衰退	溫和改革和部分轉型	成功改革和全面轉型

(資料來源：沈大偉，《中國的未來》，頁22)

2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5期，2018年5月，頁118。

3 Lokman Tsui, “Internet in China: Big Mama is Watching You”,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den, July, 2001, <https://www.lokman.nu/thesis/010717-thesis.pdf>.

4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Jessica C. Teets,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侯英豪譯，《中國的未來》(新北市：好優文化，2018年4月)

筆者認為中共在威權主義下的數位控制也是一種「威權韌性」，因為其同樣可有效調適以進行自我鞏固。「威權韌性」的提出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7]當時有其時代背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共鎮壓了民主運動，隨後東歐與蘇聯則出現巨變，許多人對同為共產極權國家的中共有著相當悲觀的前景預測，剛好相反的是，中共卻加速了19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成功地融入了國際經濟秩序，取得持續的經濟成長，而經濟成長反倒是帶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也提升了政權的支持度。[8]中共的韌性威權主義監控，除了開始發揮影響力之外，也處於不斷調適演進，中共過去屏障了Google、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外國網站，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受到審查的中國大陸網站來提供同樣功能，而且經研究調查顯示，現在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已習慣了本土應用程序與在線服務，似乎對了解網上什麼內容遭到審查並不在意，這更使北京當局能順利建立起一套有別於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觀。[9]

現階段網際網路變遷雖然尚無法挑戰中共的黨國體制，但卻會對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媒體宣傳之控制形成危險源，使其無法全然掌握議題設定能力，因此黨中央必須對網路所產生的訊息流通與輿論進行管控，以防範於未然。[10]

中共威權主義的本質有兩個重要因素值得探討：一為黨國政治體制，二為意識形態。黨國政體的作用在於國家控制社會，黨控制國家，而控制就是共黨的本性，若落入一位能幹且強勢的領導人手中，那管控的力道就一定會更為嚴格，若以目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而言，他無疑是一位強勢領導人，[11]因為他成功完成修憲以延長領導人任期制度，習近平思想入黨章，以及風聲鶴唳持續進行肅清政敵與打貪腐的行動。

意識形態在中共威權體主義至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意識形態的話語提供共黨說服被統治者的正當性基礎，塑造被支配者的價值觀，使他們同意和順從統治者的支配，中共認為網路言論的管控就是意識形態的管控。2013年8月9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又稱「八一九講話」)就曾提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工作。」[12]而《北京日報》也於同日發表題

7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8 莫之許，〈中國未來：不穩定和充滿混亂〉，《報導者》，2016年3月29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rpc-future>。

9 袁莉，〈那些和「防火長城」一起長大的中國年輕人〉，《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年8月7日，<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80807/china-generation-blocked-internet/zh-hant/>。

10 宋筱元，〈習近平時期中共的網絡輿論管理〉，《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3期，2016年3月，頁47。

11 林根(Stein Ringen)著，薛青詩譯，《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年3月)，頁19。

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的評論文章，內容指出「互聯網(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今天意識形態鬥爭的主戰場。西方反華勢力妄圖以這個『最大變量』來『扳倒中國大陸』，在這個戰場上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到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13]

由於網路能使訊息進行雙向或是多方流通，所以各個公共論壇的貼文與對話容易形成網路串聯效應，對中共造成威脅，小則在各地引起示威抗議，大則不無可能引發如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浪潮的事件發生。再者，網路翻牆技術逐漸普及，也使中國大陸人民能藉此獲取更多不同觀點，而為了避免中共所建立的意識形態受到影響，北京當局便繼續用國家力量繼續監控人民言論及資訊傳播。

近期為人所揭露的中共強化意識形態的主要手段是透過黨媒發聲、頒布規範與法規，以及強化網路輿論監控等。例如，在「八一九講話」後，中共黨媒便提出「輿論鬥爭」、「敢於亮劍」的說法；2013年4月發布的「九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內容規範「七不講」的言論：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及司法獨立；2015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中，更將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納入國家安全的範圍，同年也新修訂了《黨內紀律處分條例》，內容將妄議大政方針、反對黨的基本理論與基本路線等列為重大違紀事項；公安部也多次以打擊網路、整頓網路輿論亂象等，逮捕多位知名網路的異議人士。[14]在中共的這種嚴格審查之下，許多人也因為恐懼而進行自我審查，以免惹禍上身，這種情況也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描述為「吊燈裡的巨蟒」(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一般情況下，這條巨蛇靜靜不動，它沒有必要去明確禁條，只需默默傳達你自己決定吧！一般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生活在巨蟒陰影下的人都多少自然的對自身行為做出調整。[15]

現行的網路控制作為

中共傳統的網路管控措施大致可區分為防火長城、金盾工程、法令規章、專責組織與人員，以及黨媒引導輿論等作法，以下則針對各方面進行探討：

一、防火長城

自1994年中共首次與全球網路連通以來，中共即透過官方控制的代理伺服器，對境外涉及敏感內容的網站、IP地址、關鍵

12 〈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新華網》，2013年8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13 〈中國官媒重提意識形態鬥爭「你死我活」〉，《BBC中文網》，2013年 9月 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9/130902_china_liangjian>。

14 徐斯儉、王占璽，〈消失中的威權韌性：習近平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收錄於徐斯儉主編，《習近平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年7月)，頁94-95。

15 Perry Link, "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1, 2002,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2/04/11/china-the-anaconda-in-the-chandelier/>.

詞、網址等進行過濾，國際社會也因此將這種系統稱為「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 GFW)或是稱為「國家公共網絡監控系統」。中共雖然建造了一道牆，但許多有心人士仍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進行翻牆，並得以接觸外界的Google、YouTube、Wikipedia、Facebook、Twitter等全球流行網路。[16]防火長城長期以來都是屬於中共的守勢作為，而近期中共對外的網路也轉守為攻，這種攻勢作為就是所謂的「大砲」(Great Cannon)，即利用龐大的資源發動「阻斷服務攻擊」(DDoS)來癱瘓含有對共黨或北京當局不利言論的國外網站。最近一次的案例發生於2018年3月16日，美國網站GreatFire.org遭「阻斷服務攻擊」，緊接著3月26日GreatFire.org所經營的兩個GitHub專案也遭到同樣手法的攻擊，這場歷時五天的攻擊也是GitHub有史以來遭遇最嚴重的「阻斷服務攻擊」之攻擊。[17]

由於中共是由國家主導來管制網路系統，因此外國社群媒體無法進入中國大陸社會，取而代之，大陸本土原生的社群網站填補了這部分的空缺，並在沒有國際競爭的壓力下蓬勃發展，根據「中國報告大廳」(Chinabgao)市場前景研究媒體所公布之《2017年中國社交媒體十大品牌排行榜》，依用戶量排名分別為：微信、QQ空間、微博、百度貼吧、人人網、朋友網、豆瓣、知乎、美拍、天涯論壇。而北京當局也搭上網路社群的便車，開通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來發布權威消息，擴大其在國內的影響力。[18]中共這種網路社群是一種封閉式的、更是一種網路社群自由化的假象，其反映出統治菁英之目的在於維繫權力與政權穩定。[19]

二、金盾工程

金盾工程可算是「防火長城」的擴大版本，「金盾工程」是因為大陸公安制服帽上的帽徽是面盾牌而得名，一般外界會認為這是一個抵禦外部攻擊的電子防禦系統，但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個控制國內人民言論自由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江澤民與其兒子江綿恆父子兩代共同努力的結果。[20]該工程是在1998年時公安部部長辦公會議通過研究，並決定在全國公安機關展開「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於2001年大致完成基礎工作，中共保安系統接著開始向西方國家購買一些複雜的

16 〈道高一尺，牆高一丈：互聯網封鎖是如何升級的〉，《端傳媒》，2015年9月4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4-mainland-greatfirewall/>。

17 〈中國推大砲監控網路癱瘓美國網站，網友隱私全都露〉，《關鍵評論》，2015年4月13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27>。

18 黃文鳳，〈網路管控下中國大陸網路社群的發展與社會動員〉，《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6期，2018年6月，頁76。

19 同前註，頁86。

20 何清漣，〈金盾工程能夠拯救中國的威權政治？〉，《大紀元》，2005年4月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5/4/4/n877559.htm>。

監視技術，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巨大的聯機數據資料庫與一個監視網路綜合體，以及引入言語和面貌識別、閉路電視、智慧卡、信用紀錄和網路監視技術。中共的構思是建立一個以數據資料庫支援的全國性遙控監視系統，連結全國各地區保安機構，以及能展示全景的監視網路。[21]

金盾工程的核心是一個網路封鎖與監視系統，目的是要達到能看、能聽、能思維的功能。看到，就是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在一群人中認出某個人的面貌；聽到，即是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字和字句；能思維，則是形成對網站內容自律或自我審查，不發布北京當局不喜歡的內容及不碰觸敏感議題。[22]然而，在金盾工程發展過程中，中共當時仍受限於科技的不足，並無法一展這種全面的監控方式。

三、法令規章

中共官方對管控網路言論的法令規章可說是多如牛毛且不斷變動，絕無放鬆控制跡象。依據中共現行法律制度，對網路謠言的究責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民事責任，網路謠言若侵犯了公民合法權利，公民可根據民法通則向造謠者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民事賠償；第二是行政責任，依據相關法規，公安機關可以對造謠者進行拘留、罰款的處分，這種方法是當前在各地最常用的方法，其中相關案例不勝枚舉；第三是刑事責任，對情節嚴重並構成犯罪者，可以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23]

至於中共近期頒布重要的法令規章之目的大致有兩個重點：一方面在進行「網路實名制」[24]以追究責任、要求網路平台自我審查；另一方面則是關於網路新聞部分，即若非經過北京當局審核過的新聞，則不能發布、轉載或是刊登立場與黨觀點不同的時政評論。中共依法治網之目的在於占領網路意識形態的控制權。[25]

在網路實名制方面，當智慧型手機逐漸成為中國大陸上網使用率高的資訊產品後，手機的即時通訊軟體也成為規範目標。2014年7月，中共工信部頒布公布《關於深入開展整治移動智慧型終端機應用傳播淫穢色情資訊工作的通知》，要求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開發者必須採實名制，雖美其名為打擊色情資訊，但實則是要以建立APP黑名單資

21 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年)，頁350-351。
22 同前註，頁351。
23 劉文斌，《中共威權政治的強國體制：人類歷史無法預見的發展之路》(台北：秀威資訊，2014年12月)，頁96。
24 中共網路實名制之規範首度見於2000年國務院公布的《互聯網訊息服務管理辦法》，網路實名制一開始規範的對象是經營網站的業者，後來逐漸擴展於用戶身上，2012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絡資訊保護的決定》，該決定要求有限度的網路實名制，雖然2012年3月16日，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等各大網站共同正式實行微博實名制，惟後續效果並不佳，這也是為何中共近期又再提出網路實名制的法令規章。
25 賴哲偉，《中共網際網路管制之研究：以習近平建立網路主權為例》(台北：政大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2016年)，頁93。

料庫，工信部並將定期下架不適宜之APP。

2014年8月7日，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頒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資訊服務發展管理暫時規定》(簡稱微信十條)，其內容要求微信、易信、陌陌等即時通訊工具實行實名制，意即即時通訊工具服務提供者需按照「後台實名、前台自願」的原則，要求用戶通過真實身分訊息認證後，才可註冊帳號，而且用戶需承諾遵守法律法規、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利益、公民合法權益、社會公共秩序、道德風尚、訊息真實性等「七條底線」，再者只有新聞單位、新聞網站開設的公眾帳號可發布或轉載時政類新聞，至於違反協議約定的用戶，服務提供者應予警示、限制發布、暫停更新及關閉帳號，相關部門還會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處理。[26]

2015年3月1日，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施行《互聯網用戶帳號名稱管理規定》，並就賬號的名稱、頭像和簡介等，對網路企業、用戶服務和使用行為進行規範，範圍涉及在博客、微博客、即時通信工具、論壇、貼吧、跟帖評論等網路資訊服務中註冊使用的所有賬號都要實行「後台實名、 前台自願」，[27]同時亦劃出「九大禁區」：一、強調任何機構或個人註冊和使用的網路用戶帳號名稱，不得有違反憲法或法律法規規定；二、危害國家安全，洩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三、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損害公共利益；四、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五、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七、散布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者教唆犯罪；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28]

中共於2017年6月1日施行《網絡安全法》，內容共分為七章七十九條，這是中共第一部全面規範網路安全管理方面的基礎性法律，統整了先前零散的法令規章，該法案也受到外界關注，特別是涉及經營網路相關業務企業的高度關注，因為他們深怕北京當局會以法律之名，藉機竊取網路機敏資訊。綜觀《網絡安全法》的意涵在於宣告「網路有國界」，因為第一條即揭櫫「維護網路空間主權與國家安全」的立法意旨，而所謂保障網路安全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社會資訊化健康發展」，則是華而不實的文字，打著保護的口號行監控之實，其次該法案法也合法化長年以來北京當局用防火長城等技術手段封鎖境外網站和資訊的作為，最

26 〈大陸國家網信辦發布「微信十條」，用戶認證推行實名制〉，《ETtoday新聞雲》，2014年8月8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40808/387530.htm>。

27 〈大陸將推出互聯網新規，超過六萬賬號被刪除〉，《BBC中文網》，2015年2月 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27_internet_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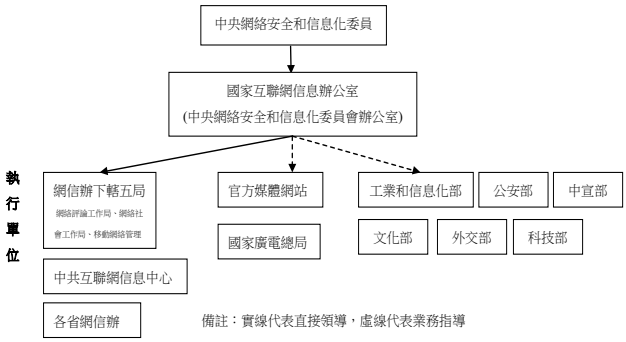
28 宋筱元，〈從中共網路治理看大陸網民維權運動〉，《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5期，2018年5月，頁35-36。

後與以往立法一樣，再把行之有年的網路實名制進行法律化。[29] 然而，繼《網絡安全法》之後，中共仍持續推出一系列的法令規章，由此可見，這種立法的手段只會越來越多，一種現象是新法將取代舊法，而新法的內容越來越嚴格。

在網路新聞監管方面，近期網信辦在2017年6月1日施行新規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首次明確規定提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的應用程式、論壇、網誌、微博、微信公眾號、即時通訊工具、網路直播等新媒體，也必須先取得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同名的舊規監管範圍主要是傳統的新聞類門戶網站，而新規則將監管範圍擴大到了新媒體、自媒體及社交網站等，新規強調了轉載規範，要求網路新聞資訊服務提供者應當轉載符合規定的稿源，也就是由「中央新聞單位或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等國家規定範圍內的單位所發布的新聞資訊」，同時規定轉載時不得歪曲、篡改原意。[30] 相類似的網路新聞規範也是不斷推陳出新，中共同樣利用新法取代舊法，而新法內容所涵蓋的範圍較舊法來得大。

四、專責組織與人員

中共網路安全事務原本是由多部門權責分工來管理，呈現多頭馬車的情況。中共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已了解現行網路管理體制存在諸如多頭管理、權責不明及效率不彰的問題，再加上新興網路媒體大幅增加，當局的網路管理手段已跟不上情勢變化，因此中央網路安全與信息化小組在此一背景下於2014年成立，並由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擔任小組組長。[31]接著在2018年3月根據中共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此一小組改名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此小組底下的辦事機構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網信辦)，而委員會底下的辦公室同屬於國家網信辦，為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而中共整個網路安全的管理組織統合了網路、工信、國安、統戰及外事等機構，如下圖一所示：[32]



資料來源：〈中共科技發展對社會控制之影響〉(No. 107004政策報告)，頁4。

五毛黨是中共雇用的網路評論員，專門用來支持黨中央的論述，一般只要發一則貼文，就能賺五毛錢，因而得名為「五毛

2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6年12月，頁6-7。
30 〈中國加強網絡新聞監管，APP、微博等未經許可不得發布和轉載新聞〉，《端傳媒》，2017年5月4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504-dailynews-china-internet/>。
31 〈中共科技發展對社會控制之影響〉(No. 107004政策報告)，《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8年7月，頁3-4。
32 同前註。

黨」，雖然人數並無確切數字，但估計有數百萬甚至逾千萬之多。近期哈佛大學的三位學者發表有關網評員的研究報告，指出五毛黨有三個特點：一、發文量驚人：中共僱用的人員在社交媒體上，每年產出的貼文就高達4.88億條留言，換算一下，網路上平均大約每178則貼文中，就有一條代表中共立場的貼文；二、轉移焦點：五毛黨發文的策略是迴避衝突、混淆視聽、製造新的輿論焦點，將民眾注意力轉往其他話題，而非針對反中共言論進行攻擊；三、戰略優勢：主動控制輿論，先發制人，讓人民不知不覺淡忘，省得中共事後進行大量審查。[33]

另外，同屬五毛黨但較為高級一點的是「網路輿情分析師」，也就是經過五毛黨培訓班的訓練並取得合格證照，網路輿情分析師出現於2008年，當時與北京奧運籌備工作編織的「六張網」工程有關，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企業單位，以及諸如工會、共青團及婦聯等機構組織，網路輿情分析師的工作範圍與五毛黨不同，其負責蒐集網民觀點和態度，彙整成報告並呈報給決策者，從業人員多達200萬人。[34]這些高級版的五毛黨按技能分為五級，月薪大概在5,000至1萬5,000人民幣之間，而所謂的「網路輿情分析師」報酬優厚，消耗社會財富，卻不創造任何價值，若以200萬人平均每人每年工資5萬人民幣計算，全年就是1,000億人民幣。[35]

據統計，五毛黨總人數超過1,000萬人，成員多為大學生，日本東京電視台節目曾實地訪問一名擔任五毛黨的廣東大學生，他表示擔任五毛黨是他課餘的副業，一天最高能賺超過100人民幣，引起網路熱烈討論，[36]不過實情卻是想靠當五毛黨賺錢並不容易，五毛黨存在於QQ、微信等社交網路，為透過派發任務網站以取得工作，組織裡分團長、公關、推手和水軍等不同階級，實際行情卻是每帖二毛，須投入一定程度的時間與精力，如果成效不好，還會被團長扣罰工資。[37]

除了五毛黨與網路輿情分析師外，還有網路警察與網路糾察「大媽」這些專責監視網路的現代版錦衣衛，再者中共安全部門也有3萬多名的國安人員專職監控，主要工作即是專責監視網路的內容與封殺網頁，以阻止

33 金雨森，〈五毛來也！五分鐘教你認識中共網軍〉，《看雜誌》，第169期，2016年7月，頁68；原文報告請參考，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111 Issue 3, August 2017, pp. 484-501.

34 何清漣、程曉農著，《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年)，頁182。六張網是指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虛擬社會(網路)防控網。

35 〈五毛工資曝光，月薪過萬〉，《新唐人》，2013年12月27日，<http://www.ntdtv.com/xtr/b5/2013/12/28/a1032516.html>。

36 〈中國「五毛黨」日本節目受訪：一天最高可賺500元〉，《自由時報》，2015年6月25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358807>。

37 莊舒仲，〈五毛黨不好當，工作量同血汗工〉，《中時電子報》，2016年5月22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22000699-260309>。

所謂的有害訊息傳播與散布。[38]

中共公安部門也負責網路社群監管，其中網警是指政府中負責維護網路安全工作的警察，自2015年6月1日起，大陸公安部實施新措施，網警從過去幕後執法刪文走向幕前，大陸50個省市公安機關統一以「網警巡查執法」為帳號，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貼吧等社群網路上線，查緝違法和有害資訊、遏止不良言行。這是大陸網路警察化暗為明，首次公開亮相執法。[39]公安部近期發布《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公安機關可根據網路安全防範需要和網路安全風險隱患的具體情況，對網路服務提供者和聯網使用單位開展監督檢查，如查有違法即可予以處罰或究責。[40] 外國企業對這項法律深表不滿，認為北京當局可能以證明設備安全無虞為藉口，迫使企業揭露原始碼等機密，導致資訊外洩給中國大陸本土競爭業者。[41]公安機關網警單位也在最近網路火紅的「抖音」APP開通官方賬號，據報導共計170家中國大陸省級、地市級公安機關網警單位集體進駐抖音。[42]

五、黨媒引導輿論

在中共威權主義之下，其不但充分利用傳播媒介來達成動員群眾之目的，而且還進一步操控傳播媒體，以壟斷訊息的傳遞。中共始終認為大眾傳播是屬於階級鬥爭的工具，須服務於政治，也是一種有力的武器，而透過這種方式來向大眾傳播，能讓黨與階級之間保持精神的聯繫。[43] 再者，中共領導高層堅信，這種積極嚴密的控制與引導輿論走向，將是維持政權穩定的不二法門，因此在共黨統治下的各種官方傳播媒體，諸如報章雜誌、電視廣播及新聞媒體等，都是一種政治性的工具。[44]

2016年2月20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一連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三大中央媒體，並在中午召開共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他表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45]「黨媒姓

38 〈中共網路警察與「老大媽」是現代錦衣衛〉，《大紀元》，2003年8月2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8/23/n363925.htm>。
39 黃文鳳，〈網路管控下中國大陸網路社群的發展與社會動員〉，頁84。
40 孫曜樟，〈陸發布公安機關「網路檢查新規定」，11月起正式施行〉，《中時電子報》，2018年10月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5001264-260409>。
41 郭妍希，〈川普氣炸？陸加強網控、公安直接複製資料、外企機密洩〉，《MnoeyDJ理財網》，2018年10月8日，<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2a46cca7-2571-460f-8655-e4a468e1f98e>。
42 〈中國網警進駐抖音，推一鍵舉報機制〉，《中央社》，2018年9月14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9140246.aspx>。
43 梁正清，〈中國大陸網路傳播的發展與政治控制〉，《資訊社會研究》，2003年1月，頁213-214。
44 同前註。
45 朱建陵，〈視察三大中央媒體，習近平：官媒應提升國際影響力〉，《中時電子報》，2016年2月2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0000369-260108>。

黨」的論述正說明中共持續收緊言論與壓縮討論空間，實際上，黨媒一直以黨為姓，從未改名換姓，而且黨媒和中宣部的關係，始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為何又重申「黨媒姓黨」的原則，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媒體環境的變遷與轉型，以及民眾知權意識的高漲等，[46]這也使中共高層警覺必須調整並加緊對黨媒的控制，才能牢牢掌握新聞報導及社會輿情。

中央宣傳部是北京政府對媒體的一個統管部門，其具有八大職能，同時結合以上八項職能，中宣部也設立了相應的局、廳、室，主要的業務局，[47]而且在習近平主政下的時代，中宣部的勢力也因此獲得擴張，在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經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之後，國務院組成部門跟著變動，而擴大中宣部權限的手段有三：一是撤銷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另成立「廣播電視總局」，成為中宣部所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傀儡分身，並將其新聞出版與電影事務管理職責劃歸中宣部；二是讓國務院直屬負責著作權管理的「版權局」附屬在中宣部之下；三是新組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對外統一稱為「中國之聲」)，整編並撤銷「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48]

新時代的國家監控作為

人工智慧、大數據及機器學習等新興科技的運用，將使中共能比以往都更為密切地監控人民，因為中共能以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中不被允許的方式獲取許多數據，更重要的是其對整合這些數據和其他來源的資訊並無愧疚感，這正是為人憂心之處。

一、天網工程

天網工程的前身就是金盾工程，而當前中國大陸已是一個攝影鏡頭密布的國家，因為天網工程藉由在交通要道、治安攔截點、公共聚集場所、賓館、學校、醫院，以及治安複雜場所安裝視頻監控設備，並利用視頻專網、網際網路等閘道將一定區域內所有視頻監控點圖像傳播到監控中心，按中共官方

46 宋國誠，〈為什麼「黨媒必須姓黨」？〉，《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4期，2016年4月，頁24-25。

47 〈中宣部新聞發言人介紹部門定位，詳解八大職能〉，《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6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164113/12020201.html>。八大職能：第一，負責指導全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學習和宣傳；第二，負責引導社會輿論，指導協調中央的各新聞媒體做好新聞宣傳工作，搞好輿論引導；第三，從宏觀上指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和生產；第四，規劃和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第五條，受中央的委託，協同和會同有關部門對我們宣傳文化系統的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進行管理。聯繫宣傳文化系統的知識分子，協助有關部門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第六，負責提出宣傳文化事業發展的指導方針。指導宣傳文化系統制定政策和法規。同時還要按照中央的統一工作部署，做好宣傳文化系統各有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第七，為中央領導和中宣部領導的決策和指導全局工作提供輿情信息的服務，並且要負責組織協調和指導宣傳文化系統的輿情信息工作；第八條，負責文化體制改革，包括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的改革和發展的調研，提出政策性的建議。

48 〈中共操控話語權，言論恐怖主義儼然成形〉，《青年日報》，2018年3月31日，<https://www.ydn.com.tw/News/283754>。

說法，其作用在於減少犯罪或是治安防控，而且天網工程背後功臣就是中共的科技巨頭企業，諸如海康威視、華為及中興公司等。[49]此外，天網工程的監視攝影機都使用了人工智慧技術，而商湯科技公司(Sense Time)則為天網工程提供部分人工智慧技術。[50]

目前中國大陸已有1.7億台監視器，預計在2020年前還要再加裝4億台，「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蘇德沃思(John Sudworth)2017年曾獲准獨家採訪並實測建置於貴州省貴陽市的天網工程。他的臉部在監控中心被掃描登錄為嫌疑犯後，從市區潛入茫茫人海，但前後僅7分鐘就被中共警察攔獲。[51]天網工程目前已設置於16個省市自治區，號稱人臉辨視準確率達99.8%以上，且只要一秒鐘就能將全中國大陸人口的人臉過濾一遍。[52]

目前天網工程有一項致命弱點，就是部分技術仍須仰賴進口，根據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報導指出，協助建造天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透露，隨著歐美國家加強限制敏感技術和設備出口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最大的影像監控系統的發展空間已大受影響，因為其中攝影鏡頭中的圖形處理芯片等其他零件，中共主要是向美國進口，北京當局也擔心正處於貿易衝突的美「中」關係，將進一步威脅到這些產品的進口。[53]

二、社會信用系統

中共在2014年首次宣布「社會信用系統」，該系統名義上是為了擴大金融服務，官方宣稱可提高行政效率，鼓勵信任和道德行為，但其實這是一種「歐威爾式」的社會監控和政治壓迫工具，北京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將13億5,000萬公民全數納入這套系統，此系統使用一系列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技術，根據樣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打分數。[54]北京當局曾透露，社會信用評級分數不佳的懲戒措施，其中就包含了無法設立公司、無法享有一般國民的金融服務、無法進入國營企業任職、無法入住旅館、子女就學的學費將高於一般人等，甚至於還無法法搭乘火車等大眾交通工具，這對一般人的心理威懾影響甚鉅。[55]

49 〈中國天網工程背後有三大功臣：包括中興與華為〉，《多維新聞》，2018年8月28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8-08-28/60080872.html>。
50 彭子珊，〈政府在看你，2000萬個攝影機時刻監視，中國最大AI獨角獸商湯：這樣更安全〉，《天下雜誌》，2018年1月17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7696>。
51 〈BBC記者親身實測「中國天網工程」，出門7分鐘就被警察抓〉，《風傳媒》，2017年12月12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71290>。
52 〈外媒測7分鐘被抓，中國16省市已佈建天網〉，《中央社》，2018年3月23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3230179.aspx>。
53 Stephen Chen, "How Tensions with the West are Putting the Future of China's Skynet Mass Surveillance System at Stak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2165372/how-tensions-west-are-putting-future-chinas-skynet-mass>.
54 〈中國社會信用系統管很大，研究：恐干預他國主權〉，《聯合新聞網》，2018年6月28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223891>。
55 傅文成，〈從社會信用評級系統看大陸大數據治理運用〉，《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5期，2018年5月，頁27。

阿里巴巴集團是率先響應北京政府社會信用的私人企業，而且目前已有10萬名中國大陸公民在社群媒體上試行，並在該集團推出的芝麻信用應用程式APP中得到高分，雖然阿里巴巴宣稱此一應用程式僅追蹤使用者的財務和信用行為，但也承諾後續將提供整體的品格評比。[56]

三、DNA**採集**

根據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大陸公安機關自2000年代初期就開始建立名為「法庭科學DNA數據庫系統」，至2015年下半年已經蒐集4,400萬件未分類數據記錄，「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察遜(Sophie Richardson)指出，許多曾遭警方採集DNA的民眾表示，警方到住家、學校或工作場所進行採樣，卻沒有人提到這些警方曾經出示搜索令或是事先通知來訪，有些人則是在向警察機關申辦證件時被要求提供DNA樣本，也有人是在路上臨檢時被強迫採集，尤有甚者，擁有1,0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的新疆，早在2016年就已經被要求所有護照申請人必須提供DNA樣本才能辦理。[57]

中共已著手建造一個大型DNA數據庫，並計畫在2020年前將資料擴充到1億筆，雖然DNA樣本確實可用於犯罪防治或醫療，但同樣資料也能被用來危害人民自由，惟以黑箱作業採集的DNA樣本，恐怕不會被善意使用，未來將是強大的政治武器，若再結合先進容貌辨識系統，中共監控社會的力度將會越來越大。[58]

結　　論

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著的一部政治諷刺小說《1984》是「反烏托邦三部曲」(《我們》、《美麗新世界》、《1984》)中最為著名的一部，書中所述的大洋國處於永久的戰爭狀態，因此建立了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公眾操控系統，最頂端是一位「老大哥」(big brother)，老大哥依靠特權階層的核心黨員控制全社會，將一切獨立思考列入犯罪思想並加以打擊。[59]在當今中共威權主義下的數位控制，實際上也成為《1984》的現實版。中共這種在威權主義下運用科技手段來進行社會治理的控制，也被德國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稱為「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經濟學人》則認為中共將會是第一個「數位威權國家」(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60]我國政大東亞所王信賢教

56 Anna Mitchell and Larry Diamond,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Should Scare Everyone," The Atlantic,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china-surveillance/552203/>.

57 〈收緊監控，中國大陸擴大採集DNA〉，《中央社》，2017年5月17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705170142.aspx>。

58 鄒文豐，〈強採DNA，中共邁數位極權政府〉，《青年日報》，2018年2月11日，<https://www.ydn.com.tw/News/277368?fontSize=L>。

59 何清漣、程曉農著，《中國：潰而不崩》，頁187-188。

60 "China Invents the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6/12/17/china-invents-the-digital-totalitarian-state>.

授則稱之為「科技威權主義」(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

在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其已經從以往傳統的「網路威權主義」轉型成為更全方面、更嚴格管控的「數位威權主義」，因為中央的指揮控制不斷被強化，最高領導人也把權集中到自己手裡，中共的數位控制主要是在營造人民的自我審查，不去碰觸北京當局的紅線，而這種間接控制效果會比直接控制來得好。此外，威權主義下的數位控制更是為了執行內部的維穩工作，而維穩工作的指導原則為「穩定壓倒一切」，其公共安全領域支出的經費甚至還曾超過國防預算。[61]中共在當前這一波資訊時代中，正從實體世界的維穩工作不斷向外擴及至虛擬網路世界的維穩，而這種穩定的成果是結合各相關執法機關統籌運用的成果。

雖然中共力圖成為網路強國，倡議「互聯互通，共享共治」，並於2017年12月舉辦「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聲稱「中共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愈開愈大。」但究其根本，其網路城牆卻愈築愈高，網路審查嚴峻，簡直是道高一尺，牆高一丈。[62]中共在「十九大」後更提出將從網路大國轉變成網路強國，但這非並未意味著朝向更加開放與多元化，反而是提出如「網路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網路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沒有網路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資訊化就沒有現代化」，凸顯中共在發展網際網路之際，仍強調網路嚴審，為言論把關。[63]誠如中共定義的「網路主權」概念已經清楚向世人解釋了，「一個國家的網路系統，政府有管理的權利，也應該被政府管控，不容外國干涉與入侵。」

中共目前在一些科技巨頭的協助下，已經善用諸如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等新興科技於網路與社會監控上，更從傳統需要大量人力的審查，轉變成大量以機器演算法來實施審查，正逐漸從傳統「網路威權主義」進化成更現代、更全面的現代「數位威權主義」。這種數位監控是依附於威權體制之下，只要中共仍是維持黨國的威權主義體制，這種現象仍會一直持續下去，而且這種影響力不僅對中共國內的社會治理有害，另外對一些在中國大陸境內的外國公司也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鑑此，未來有意在中國大陸境內進行各項往來的人士，須引以為鑑。

作者簡介

劉宗翰少校，陸軍少校編譯官，任職於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

61 〈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BBC中文網》，2014年3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05_ana_china_npc_army>。

62 〈建構國家資安戰略，有效網路治理〉，《青年日報》，2018年5月30日，<https://www.ydn.com.tw/News/291120>。

63 鍾麗華，〈網路監控嚴審未鬆手，中國誇稱要成「網路強國」〉，《自由時報》，2017年12月3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71950>。